

第一名

夜猶長淚未央

運輸一 B 邱張碩

一、海鷗為我捎來一封信，帶著遠方的消息
牠要我努力加餐飯，別忘了長相廝守的回憶
可始終沒能透露你的歸期

我弄丟了一把傘
撲撲的傘翼不知道飛向哪端
港口沒有通往海崖的置物櫃
颯颯的風拍得我心情好壞
魚市場不賣新鮮的蘋果
燦燦的魚眼睛替我抱屈
我摀著鼻子秤了三兩斤
我掩著雙眼袖私了雙鯉魚

是誰在崖下掉了一只涼鞋
是誰在望著那不動如山的將軍岩
那仰著脖子眺遠的女子
面對野草腐羹卻無從下箸
她反覆尋思哪一道佳餚
能喚回軍艦遠航的勁旅
她不是威震遐邇的女王
她只能索盡枯腸
思緒好似斷了薪的一縷煙
總不如她頸子那樣的硬朗

二、海風低唱古老的情歌，另一手輕撫著海鳥的下顎
牠噯噯噯地喊疼，我揮舞著短櫓怒不可遏
不許牠哀哀地咕嚕，驚擾我攜手良人的美夢

我可以無視海風吹襲
我可以忽視海水味的刺鼻
可我無力繃緊神經，目眩地正視你的背影
燈塔穿著白紗，兀自站在海崖的背上
骨碌碌的眼珠瞅著遠方，一顆心就是揪著不放
亮晃晃的眼珠東覷西瞧，生怕不當心忘了一艘

留它終年在無垠的海上漂搖

猶記小丑魚燦爛的笑靨
沒忘記海岸邊我們奔跑得好累
那昆布留不住海水流浪的天性
只能纏著自己喊著鹹
是誰將滾燙的水倒向海
是誰煮沸了一壺的熱愛
珊瑚仔細品嚐那愛意的濃烈滋味
卻花白了頭蹙了雙眉

三、海潮每日每日起落，同岬角一次一次交手
看是他岩石比較堅硬，還是你沖蝕厲害得多
芳心歸予海洋，絕不背信遠走

讓我與你握別
再牽一次你手
我孤身獨站離別的渡口
聽海潮狂嘯他翻滾的沉痛
浪花拍擊著沙
怨自己遲疑又健忘
星斗再怎麼東昇西落
也不比良人歸來使我神往
和衣凝視從不移易的北辰
起伏，企盼著夜未央

眷戀著錦鯉與蘋果
低訴著你會眷念我
淡水鹹洋兩源同
蓴羹鱸膾是你家的巷街
你回首的雙眼
糝著碧霞落日的鮮豔
擴散進海平線的彼端
染紅我不再婆娑的一池春水
彷彿一把俯首的紅傘
給我淚濕得空餘半面

第二名

一個字

商船 3A 張子揚

我猜，這應該已經不算是一封情書了！總是無數次的這麼告誡自己，卻又無法自制。或許，我只是純粹地想留下些什麼吧！這些傷口會是屬於我自己，那青春的烙印。

『 7019 miles！我嘴角生硬的一抹苦笑，我還能離妳多遠？ 』

地球的直徑也才僅僅 7926 miles！緊握著平行尺的雙手似乎對於這答案不太滿意，注視著海圖上比例尺、課本上航法的公式，我的雙眼深怕有所遺漏，只想重來一次。哪怕答案只是少了些許幾哩，我也能從中獲取一絲欣慰。如果，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往你的方向靠進幾步的話，我想我無可救藥的樂在其中。Ps: Keelung — Colorado Denver

『 究竟要以怎麼樣的速度活下去，才能再度見到妳？ 』

看著海，眼前的這片大海。跨過這片太平洋，我可以嗎？HOW？
是一封信嗎？那薄弱的幾張白紙真能承載如此深沉的思念嗎？
是一通電話嗎？當時那般決裂的我們，豈能靠敲擊幾個按鍵就可以撫平的了嗎？
是一趟旅行嗎？

「我渴望能見你一面，但請你記得，我不會開口要求要見你。
這不是因為驕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而是因為，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這段話輕而易舉的打退我的衝動。
是一輩子的羈絆嗎？我質問著我自己，卻又答不上話。我的心虛與不打自招，默認了這個選項。我只好就這樣抬起胸膛，坦蕩蕩的往未知的前方走去。

『當愛情小船被浪掀翻時，讓我們友好地說聲再見。』

—WilliamShakespeare

從妳踏上登機門的那個瞬間，我生活中所有步驟與秩序面臨全盤失控。那就像軀體與靈魂被狠狠抽離一般，然後只能靠著自己咬緊牙根，一魂一魄慢慢去尋回，那想像中如此美好的初衷。而我卻不由自主的發覺，已經有某些東西是怎樣也都回不來了，即使是無視一切地與時間逆流，始終還是少了一塊拼圖。也許，那就是所謂的青春吧！

凌晨，我的夜晚，妳的白天；現在，是我的世界，卻是妳的昨天。彼此交

錯離散在我始終不能安然入眠的凌晨三點鐘。妳的時間，我的時間。其實並沒有什麼不相同，西向東行，東向西行，最終都會回到原點。只是，那條我們都看不見的換日線，讓妳能奮力的往前飛，我卻被逼著踉蹌後退。

我還是只有那一張床，一條棉被。看著天花板，投影出來的，已經不是以往那樣單純的思念。藉由酒精抵禦失眠，卻只讓我更加分辨不出臉上那兩行溫熱，是酒精還是淚水。怎麼來的？我內心深處浮現的那股疲憊，依然故我的燃起了煙。桌面上散落一地的菸盒，彷彿是一個不屬於我的世界，硬要逼我說出口那一句，我無所謂。每一晚都和自己的感覺互相叫陣對壘，我真的，很累。難道說這個世上，是不是只要先說無所謂，人生就會只剩贏面？如果愛與恨，只能在輸贏之中徘徊，應該多多少少可以解釋其實我已經真的心力交瘁。我想，我還是說不出口那句無所謂。那一張床，一條棉被，就讓它無止境的輪迴，我，無所謂。

我竟會是如此脆弱。是否還能像以往那樣的熟悉地，促立在人群中，街道旁。依舊灑脫的抬頭望著遠方天空，故作煞有其事般的說，我也曾經有過比你們還要瘋狂的夢。而現在只遺留下，掛在嘴邊和煙草一樣苦澀的笑容，吐露出來的只是，"說不出口"，嗅起來像是一個人的寂寞，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不太願意承認。

時間走的很快，在不知不覺中又或者是刻意漠視之下。一年了，有些事情，不是說沒天份靠努力就會有收穫。我甚至連最後一次見面，妳的穿著、妳的聲音、妳的臉孔，我已經沒辦法信誓旦旦的確認是哪一天，那種顏色、那個場合。現實與過往之中的追逐，始終太快，我永遠都是落後的一方。

我也曾開始懷疑，這會不會只是一個虛構的情節，這該不會只是個玩笑？可是虛無飄渺中的思念，是如此的真實，附贈著那不可承受的沉重。漸漸習慣，我以往根本不會習慣的事，一個人吃飯、健身、喝酒。也許這些遭遇，妳我都會相同。其實，我有些混亂。我依舊試著去找尋，該屬於我自己的生計，卻不知如何起頭。我比誰都還要來得了解，該是時候要和有妳的過去畫下句點了。我才有辦法能重新的面對自己，去面對我自己的人生，一個人的人生。

『無時無刻都在尋找，希望能在某處找到你的笑容，等待快車通過的平交道，明知道你不可能出現。如果生命能夠重新來過，無論幾次我都要到你的身旁。我再也別無所求了。』

— 山崎將義.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可是，那曾經緊握過的雙手，還是佈滿餘溫。可是，那曾經一起走過的七年，依然歷歷在目。可是，那左手臂妳的名字，時時提醒著我。可是，我又怎麼能對

妳說聲再見，即使背對妳的我，已痛哭流涕到不能自己。

愛，一個字。要寫，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只是，愛一個字，我寫不完，
只剩遺憾。

第三名

緘

環漁三 林璟翔

L，當我在想念你的時候，還有極度想念你，欲望著你的那個時刻，你是否知道我正在思念你。又或者，你也正在這樣的思念著我？

可以有手機的，也可以有電子郵件，也有即時通訊軟體。那樣的科技讓我的思念能輕易的解套傳達。但此刻我寧願利用書信，用最古老的方式，將思念化作的字體和最深層的欲望，慢慢地陳列在紙上。經過了沉澱和將腦中抽象化作手中現實之物體，透過這樣的儀式，所有的一切關於我的愛戀以及思念，都變得更加確實。再透過許多不一樣的交通工具和方法，像是海流那樣緩慢而上下波盪，赤裸的將我的思念出現在你撕開信封的眼前。

關於浪潮和海岸，我無法再告訴你或給你更多了。潮水必定是受了月圓的鼓舞，才不顧一切奮力的漲滿，任自己白色泡沫般的屍骸灑在寧靜的沙灘或怪異形狀的礁石上嗎？

我坐在書桌前，奮力地將堆疊雜亂的思念毛線圈一點一點的解開，並把它攤平供我信仰。但此刻我確能聽到潮汐聲在耳邊迴盪，還有看到你的表情。在那個濱海的公園裡我們的身影，你輕輕的將棉花糖捏出一片，而我不願伸出手只願將脖子伸前並把嘴巴張開，然後是一股身體上及心理上極度濃郁的甜；我試圖教會你跳營火晚會必需的第一支舞，我不是很順暢的哼著旋律以及歌詞，看著你專心的記清楚我的每一個動作。在與你一同跳的時候，我也多想就讓時間靜止，輕輕的面向這片潮之所境的海然後說一聲，足夠了，這樣就足夠了。還有一起藉由集魚燈比賽數漁船的那個夜晚，在比賽完後一同凝望海的靜默時刻。我這麼想著，這真是一片廣大的思念之海。被捕獲和未被捕獲的魚族隔著魚網思念，苦澀的淚水在海水裡溶成藍色；岸上的妻子和兒女透過遙遠而不確定的燈火思念漁船上拉起網目的漁夫；漁船也正在算計著時間思念著停靠的岸邊。數以萬計的魚族的思念，數十艘漁船上漁夫與岸上妻兒的思念，還有漁船之於岸的思念，將這片海染成深邃的憂鬱藍。我望著你，僅僅隔著空氣和你我的肉體，但我的思念仍舊從眼從指尖不斷溢出。當你站在我眼前，我仍是欲望你，思念你的，L。

一切的過程都是必須的，沒有哪一項，哪一段是浪費、不必要的；一切的過程在我們之間都很美。

而你是愛著我的吧，是這樣的吧。我就這麼以為。有太多的景象會在我靜下來的時候湧上，尤其是雨天的傘。當你願意，而我能夠為你撐起傘，我們同在一把

傘下前進的時候，我總會被那樣的興奮充滿。那太富有象徵性了。我能夠為你擋下些什麼，而我們一同在外在的困擾，那也許是富憂鬱，又或者是極度浪漫的雨中，踏著同樣的步伐，靜靜的前進。還有在每一個抵達你家樓下的時候，你也曾經看出我的落寞和不知所措嗎？我多麼不想讓夜就這麼結束，但除了再見和晚安，謝謝和不客氣，我又擠得出什麼話語呢？我只是在每一個送完你上樓的夜晚，轉身離開的時候，踏著與剛剛和你一般頻率的步伐，看看天空是否有月亮或星斗，試圖問問他們我又應該怎麼做，然後再把剛剛說過的話和你認真以及開玩笑時的表情拿出來溫習。

當你與我看著同一片海洋的時候，你心裡想的與我一樣嗎？我想告訴你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那樣深邃的背後，在陽光能抵達的地方，一定有一座美妙的島嶼。只有圓滿和平靜，帶點酸澀的甜蜜和簡單滿足的幸福，無有溝通的間隙。一定有那麼一個所在的，你願意簡單的相信嗎？

L，你仍在懷疑嗎？懷疑著我的，或者是關於你自己的感覺嗎？我也曾這樣嚴厲的問過自己，但此刻我已不再懷疑，我只是相信簡單的純粹以及堅定對於你的信仰。L，讓我這麼說吧，我從你的眼裡也看到與我一樣的物质。如果我們的信仰是深層的彼此和更美好的生活，那麼會是多麼完整而被愛充滿的世界。你願意這樣輕輕的想像嗎？L，如果你願意。

第三名

待，續，

系工 2A 曾昭倫

每天的呼吸只剩自己 提著這沉重身軀 能負住幾分孤寂？
坐在岸堤上 月色渲染著擁抱的曾經
希望海浪能沖淡妳的深刻 哪怕只有一點點也好 我都願意再這耗上一整天
於是我開始嚮往喉嚨潤著一瓶一瓶的甜酒 往宿醉的方向駛去
或許明天醒來時頭會悵痛 我也不願待在這種日子裡
顧影自憐地撿拾我們已經發霉的回憶

我一味的望著海 不指望它沖上閃閃發光的寶物 只盼它能帶走一切
而浪花卻在我面前止住了 取而代之的 是更深層的記憶
捲著濃厚的鹹味 在腦中翻攪著

妳當時說 慶幸我們有相愛過 我卻一句話也沒說地分手
但從那刻起 我想妳的心在天涯海角都不得安寧
想拉住一片寧靜的漣洏 卻換來洶湧巨浪
映著銀色月光 恣肆地吞噬著一切
驀然驚醒時才發覺自己已被孤寂包圍
混著回憶結晶成最苦澀的想念 沉入深冷的海底

眼前的天空仍充滿著妳美麗身影
妳括起風 我的心就起伏不定
妳下起雨 我的心就雜亂無序
更可悲的 是我的冷淡在我們之間投下了巨石
而時間就任憑著浪花 在海岸線上刻下最遙遠的距離
留下後悔想爬上岸的我 乾涸在冷硬的礁岩上

現在的妳過的如何呢？
是否有雙手 替我幫妳披上大衣 握著妳的手替你數著星星？
那曾是我專屬的貼心 現在哪去了？
妳送的溫柔依然明亮的繫在頸前

妳愛我總比我愛妳多一些 我不懂珍惜也比妳懂珍惜我多一些
此刻沒了妳 來不及填滿的心只剩下空虛斑駁的殘跡

是否就這樣 一直閉著雙眼 等候妳溫柔耳語提醒 那幸福的定義？

是否就這樣 一直展著雙臂 等候妳依靠胸口加溫 那凋零的愛情？

想和妳一起找到世上最單純的美好
用無盡的我愛妳 解開幸福謎底

我知道 我的愛欠缺證明
我知道 我的愛不夠華麗
妳知道 我始終不放棄這愛妳的權利

能否 就緊緊握住彼此雙手 傾聽那胸口溫柔的悸動
讓腦海中只剩下一個聲音
那最美妙的旋律 是戀人的絮語 是不可避免的甜蜜宿命
在幾億光年外的恆星 註定了我們的相遇

此刻 只願為妳化作迷途的詩人 在這浩瀚的情海描繪我們依戀的美景
證明永恆之所以永恆 是因為彼此相愛的堅定

我願意用我的生命愛妳 分享我擁有的快樂 分擔妳難過的淚滴
期待 能與妳攜手譜出未完成的戀曲

來自海角最深的愛戀

佳作

永恆

機械 1A 謝秉倫

十二月，一年之中的最後一個記數單位，再這樣一個特別的月份裡，人們總不由自主的開始憶起過去、議起過去，然而，倘若真要我打開名為”記憶”的寶盒，我由衷希望是咱們倆一起過去，攜手開啟的。

過去的我們總可以很有默契，別人總是言不及義，我們卻能用簡單的手勢傳達一切的美好，還記得故事的開始，只單純希望你過的好，單純希望能在多幾次看見你的微笑，卻以忘了是何時，這一份小小願望膨脹，像是毒藥般的上癮且無法在抗拒，使我變得想多看你幾眼、想多想你幾次、想將你擁入懷中、和你永遠在一起。

如果你是天上的艷陽，我便是蔚藍的海洋；你的燦爛足以普照半個世界，我的度量可以容納整個星球；你對我展出迷人的微笑，我也映照出你的美來伴隨著你；你哭泣沮喪的時刻，我總像王子般的恰巧經過，給予你最溫暖的雙手，讓你再一次鼓起勇氣站起來、向前走。

小提琴是你最要好的夥伴，曾因為它，你的人生輝煌，你甚至抵達音樂最高殿堂，未知的病魔讓你一切幻滅，失去聽覺的演出讓我想起貝多芬，但你似乎並不想以貝多芬為目標，甚至生氣的說自己為何要和滿頭捲曲白髮的歐吉桑相提並論，聽起來有些詼諧，卻又帶點哀傷。

音樂這一條路，是足以讓你發光發熱的世界，所以我總希望藉由這最明亮的曙光，將你從無法聆聽這世界上任何聲音的深淵解救出來，解救出來是我的心願，很遺憾吧！最後還是因為病魔的威力，你的音樂之路劃下了句號，你失落、你自怨自艾、你傷害自己、傷害周圍所有關心你的人的心，你很痛苦吧，我能體會，我也希望可以位你做一些事情呀！生命失去了音樂，依然可以為了別的事而活吧，相信我，讓我牽著你的手，讓我們一起去尋找吧，我願意，你願意嗎？

下過雨後的彩虹好美、陽光灑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景色好浪漫，我們還沒有一起去欣賞過呢！大自然還有很多的美值得我們去挖掘、生命還有很多的目標足以讓我們為之而活，也許，我正是為了愛你而活吧。

我們的愛，從平凡無起到獨一無二，甚至我也不知是何時真正能用愛來形容彼此的關係，我們已經彼此相愛，愛的是彼此的一切、是我們一起稱呼的永恆、是你我共同度過的時光，從遇見妳開始，你的容貌就不曾消失於我的腦海中了。

一切都太突然了，妳拋下了我，你哭著說你不願意；你逃離這世界，並且不再回來了；你閉上了那總令我著迷的雙眼，再也沒有張開了。你還記得我嗎？你還愛著我嗎？你仍然在我心中，自始至中絕不改變，你也是吧？我把你留下的一切放置於曾經象徵是我的海洋，懷念你時，我讓自己沐浴在曾經象徵是你的陽光中，我把一切的回憶刻成文字化做永恆，將其封在名為”記憶”的寶盒，期盼我兩攜手開啟的時刻，還有可能吧？

佳作

四度 C 的愛

運輸 王筱茜

-愛的溫度-

四度 C 的溫度，會不會太冷酷？你說，不會。

四度 C 的溫度，會不會太沉重？你說，剛好。

「儘管熱脹冷縮，潮起潮落，我都會以四度 C 的溫度在你身旁，讓你安心。」

夢中，你抱住我，似乎害怕我禁不起過往族群的勢力，隨之而去。緊閉的雙唇，微抖的指尖，夾帶著彼此的信任。上岸前激起泡沫，猶如維納斯誕生一般，象徵愛的存在，雖然我不喜也不願被你的手臂驅趕，海浪打上岸卻讓我們分向兩頭。

七月廿九日傍晚，說好的地點，約好的時間，轉眼間，驚喜因欺騙化成灰。

七月三十日，以為這是想你的最後。現在，請原諒我情不自禁的任性，讓回憶永遠如影隨形：

下午三點十分，我背叛自己，參加沒有你的聚會；晚上七點廿分，我違背自己，假裝不在意你的道別；凌晨兩點整，我擅作主張，剔除在好友名單的最愛。理直氣壯的我，不相信會有後悔的一天，卻戰敗堅持。

-失溫的日子-

「某月某日的約定，我已記不起；所有眷戀的曾經；我已數不清，最後剩下的回憶，是你我的真心。」

忙碌的日子或許有些滿足，凍僵的左手或許殘有餘溫，蔚藍的天空，你一定也在看著吧！縱使海岸連結，網絡交會，習慣你的溫度不減，卻已成了最遙遠的距離。溫柔的雲捲碎片，海天接成一線，訴說著我愛你的強烈。是否，告訴我你已忘了我的錯？是否，告訴我不再是你的朋友？是否，告訴我不要再一直站在愛你的路口？

威尼斯的淚如玻璃易碎，我和我的淚再懂得纏綿，你也不會了解。九月一日那天，心情起伏如大海般波濤洶湧，耿耿於懷的傷痛需要多少句點才能寫完？要唱幾遍的情歌你才懂得依賴？該付出多少生命才會悸動落淚？離別多久後才可以幸福？

-思念的體溫-

你說，會像大海讓我愛戀充滿驚奇。

你說，會像漲潮讓我不再傷心失落。

你說，會像浪花讓我擁有浪漫溫馨。

「最初的夢想，沒有孤單。想哭的時候，只有你懂。」

想像，乘著風來到海的彼岸，手中握著溫熱陽光的希望，等待的淚鼓起勇氣，闖開隔閡大門，玫瑰帶刺滑落胸前，率性的親吻對待，用愛掌握未來，痛苦將不存在。

一艘船能載著多少思念？那天，十一月四日，我在尋找四度 C 的感動。從前的心動，只能依著大海的波動，欲起欲落。看不見星星實現心願，聽不見海風哭泣聲音，無盡的汪洋找不到遺忘的淚水，沒有任何記號隱藏誰的心房，成長會帶走我的過往。

「想起了遇見的時候，眼神的溫柔；想起了第一次牽手，心跳的頻率；想起了離開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轉了多少彎，都比放手心酸，大海卻能沖淡憂傷，我以為開了扇窗，淚水就會風乾。只有紫色月光，知道我在假裝，思念的影子不會換裝，你一定知道平衡的那端，需要我經專。一月五日，請你視而不見大海的所有辛酸。

在此，感謝我們四度 C 的過去，曾是大海的起點。

佳作

激琴調

養殖二 B 蕭宇翔

夕陽餘暉撒落雨都的港口，陽光攝入湖面如綢緞般，以針線縫紉出蒼老漁夫撐起篙的倒影，魚販嚷擾聲隨著潮水拍打岩石的節奏起舞，優雅的小提琴家在河畔旁奏起思念，回憶隨著旋音拉長，迴盪在空氣中，緩緩地在耳邊響起年少綺麗的愛情曲調，只屬於你我的——激琴調。

老舊的收音機疲憊地唱出古樸的民謠，鈴聲輕點於每個小節間，意味著平安夜即將到來，我望著已經熟睡的你，可愛的姿勢像天使墜落於我身上，以指揮家的手勢，順著你灰白的髮絲滑落至臉龐，你還記得嗎？我們曾在海畔望著蔚藍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我們坐在岩石上看著潮起潮落，如同樂曲鋪陳著進入令人動容的樂章，小碎浪像是裝飾音般在石縫間奪人注目，我們相望著彼此，空氣中的小水滴凝結在我們之間，皎潔的月光成為聚光燈打落在你誘人的胴體，將你的肌肉線條刻劃出完美的曲線，迷魂地荷爾蒙強烈刺激著感官神經，倒落在你的懷中，以身體的體溫感受著相同頻率的心跳節奏，以幸福的姿態倚靠著屬於彼此的安全感，綿綿情話編織在海邊。如夢般的故事，你還記得嗎？我們在岩石上寫上堅貞不移的誓言，「永遠愛著彼此，共譜浪漫樂章。」

這是我第六十四個幸福地平安夜，彌撒之音圍繞在街頭，希望擁抱著相依的情侶們，微弱地燈光下，我微微地顫抖著雙手，緩慢地拿起卡布奇諾，望著桌上那張泛黃的照片，微塵輕覆的影像上，你的笑容依然是我注目的焦點，一切看起來模糊，卻又好像是昨日的回憶。我翻開老舊的相本，每個感性的時刻似乎將幸福封存，如沙漏般隨著時間聚集著幸福沙礫。嬉鬧在旋轉木馬上的留念，將兒時的回憶濃縮成真摯的愛情；在音樂廳幸福的擁抱畫面，隨著天籟合聲共鳴起我愛你的話語；寒冬的街道上，手心的溫度傳達著彼此的愛意，點綴著我們熱戀的時分。幸福宛如巴洛克弦樂協奏曲，隨著魔鬼的顫音，每個小節處微妙地Pizzicato讓天使的羽翼隨著音層掉落，將美好的愛情封存在每個甜蜜的樂章裡。凝望著我們歡笑的相片，不禁啜泣感歎著年華的逝去，感動的淚痕緩緩地刻落於年邁的皺紋之間。

逝去眼淚緩緩地走向鋼琴旁，獨自坐在鋼琴前回想起我們相遇的愛情序曲。我和你相依在鋼琴室奏出沉浸愛情微醺地雙鋼琴樂章，圓滑線拉出了似我們微笑的樂句，休止符停頓在每個害羞心悸的片刻，如鮮紅玫瑰華麗綻放的樂章，重溫相識五年前我們在比賽中交錯而過的回憶，還記得我坐在台下聆聽著你彈奏這奔放熟悉的旋律，徜徉在熱愛音樂的喜悅中，五年後淚水滑落在你的臉龐，像孩子般在我懷裡啜泣著說：「為什麼……這麼晚才遇見你……」淚珠滴落在我心底湖，輕撫著你的雙頰，將淚水拭去，「親愛的……我愛你，我願意永遠和你共譜浪漫樂章」。我們包容著彼此就像大海的寬闊，即使海浪波濤洶湧地打在消波塊上，彼此溝通讓紛擾平息如退去的潮水，我們永遠相愛著彼此，就像潺潺江

川永恆地歌唱出大河戀曲。

夕陽餘暉跨過了窗扉，陽光舞過了水面，漁夫奮力地灑出網，網住了愛情漣漪。鐵達尼留下最後地笛鳴劃破沉靜的海域，留下悽美的愛情樂句漂泊在汪洋中；午夜低旋的音符旋繞著海面，透露出海上鋼琴師對愛情的思念，而此時的我緩緩抬起雙手，為你譜出只屬於我們的激琴調，在愛情躍動的音符中，編織著屬於你我愛戀的交響曲，黑白琴鍵交錯記錄著我們的愛情羅曼史。你緩緩地走到我背後，厚實的雙手圍繞住我的脖子，輕聲地在我耳邊說道：「寶貝！我……愛……你。」

佳作

北海

環漁 2A 謝尚穎

妳知道嗎？海原本不藍。

那伴隨著濃濃的哀愁與思念，枯黃色的浪花不斷的敲打我疲憊不堪的雙腳，如枷鎖般的使我寸步難行，只能像隻不能飛翔的蝙蝠，在屬於我的黑夜降臨後，佇立在東北角的海岸，品嚐著挾帶孤單且苦澀的海風，任隨海風將我恍置，故作姿態的想變成一匹孤傲的狼，但眼淚卻騙不過自己，幸好濛鬆細雨是淚痕的保護色，一無所有的我，即使是岸邊最細微的一粒沙，也只能默默的看著它隨風離我而去，什麼也掌握不住，被監禁在絕望的深海裡獨自喘息著，疲累卻無法安眠。

直到那天，流浪且狼狽的我，在漂泊不定的汪洋，遇見了一片霧藍藍的海，向前遙望，映入眼簾的是一幅不存在這世界的潑墨山水畫，美景撼動了早已停擺的心，我隨即近前，揭開了朦朧的薄幕，碧波萬頃，海波不驚，彷彿置身於夢境，當我從陶醉中驚醒時，我已落入這世界最靠近地心的位置，引力如同呼吸般，使我無法抗拒，當我想往深處一探究竟，這片海卻殘忍的拒絕了一切，原來這裡是妳心中的「死海」。

妳知道嗎？原本死寂的枯黃，是妳為它帶來了風，創造了浪，脈動了海流，渲染了海的色彩，使珊瑚褪去了蒼白，海葵綻放著萬紅千紫的花火，魚兒漫舞，海豚高歌，海洋終於擁有了盎然的生機。妳用微笑趕走了天空那揮之不去的陰霾，而不經意的海風吹起你鬢黑的短髮，也吹走了我的憂鬱及悲觀，使我重新認識海的繽紛，因為有妳，我相信了生命的蔚藍，開始為妳收藏起海灘上躲藏著幸福的貝殼。

當妳微笑間透露的「死海的無情」，而來人為妳一躍而下時，我卻試圖想融化妳的無情，朝著遙遠的北方，為妳尋找世間最澄清的北海—貝加爾湖，將洋溢著幸福的湖水注入你內心深處，鵠望著有朝一日，這片無情的死海能將它用鐵鍊深鎖的心房，把鑰匙交付到我的手上，讓我將沉睡已久的靈魂從囚禁中拯救出來，將妳的手交給我，牽著妳的手去擁抱妳所想要的彩虹。

當妳說大海象徵著孤獨，因為它沒有回音，而對著一望無邊的大海呼喊，絕望傷心的盼不到回音時，我想化為回音圍繞在你身旁永不離去，而當妳回首時，妳會看見的，將是我化身成守護之神的不朽礁岩，或許早已殘破不堪，但卻不懼任何生死，豎立千年只為妳而守候。

穎 08.12.12 滿月

佳作

寄不出一封信

商船 1B 陳思慧

遠在高雄的你，知道我現在正在看著海嗎？

說來奇怪，我們兩個人都是生長於永遠看不見海邊的埔里，卻不約而同的都選擇了來到海邊，念了相關的科系，未來也打算走上航海這條路。

我想一定是因為我們相處得太久了，連思考模式都如此雷同；還記得開學前一天，一起很有默契的在早上八點多在公車總站碰面，你買往高雄的票，我買往台北的票，之後站在一起有說有笑。當整點的時候車來了，我們各往各的方向走去，沒有說再見。上車之前回頭瞥了一眼，恰巧你也正回過頭來，眼光對上的那一刻，我看見狹長的光影自車站屋頂的縫隙投射在你臉上，使得笑容被分隔成好幾個區間，微風掠過你的頭髮，彷彿對我揮手告別。

之後的我們很少聯絡，因為你我都不是在意分離的人，但是偶而因為有事想與你一同分享的時候，又會劈哩叭啦地講上好幾個小時的電話，跟以前一樣，總是有說不完的事。有如滿潮與乾潮般極端呢，你曾經語氣調侃的說過。

上課的時候，在認真寫筆記之餘，我會想起在高雄的你，也許正在打呵欠，也許正在桌子上塗鴉，也許正在想起彼方也有我跟他念著相同的課程，然後以前你總是坐在我身旁的畫面就突然的插進腦海，漿洗的筆直白襯衫有陽光清朗的味道，眼睛明亮的望著前方講台，有時候轉過頭來對我微笑如舒展的風；有時開玩笑的、無傷大雅的惡作劇，是我們彼此信任的暗號，帶有種「不是你就不行」的意味；你說話時而天真，時而沉穩，但從不拐彎抹角，我尤其想念你那毫不掩飾的直率笑聲。

說穿了，我根本想起你的一切。

說穿了，我應該是喜歡你的。

說穿了，我好希望你在我身邊。

而一向獨立的我竟然會如此不切實際地期望著，真的很不可思議，一定是因為你是我唯一想依賴的人。

只是，我是絕對不會告訴你的，這封信你永遠也沒有收到的一天。對你的感覺、想念你的心情、懷念過去的苦澀，我會全部隱藏得好好的，然後在見到你的時候對你說我過得很好很開心。可以說我笨拙，可以說我笨，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說出口，宛如童話中那無法開口的人魚，再深刻的情感也只能埋在自己心底，只因為王子心另有所屬。

但是，如果說一切都是自己選擇的，那麼成為泡沫的人魚一定也是幸福的吧？

那麼我說，遇見你就是我的幸福。

你不會喜歡我，我很清楚；這不是可以被改變的，這是我們的緣分，又或我的命運就是成為你身旁的泡沫，在觀望你的幸福的時候，自己也會笑得很溫柔。

我期待著你會找到你的公主，期待能為你獻上微笑的那一天。

我仍舊望著海，這連結我們的水域不會偷偷洩露我的心聲，卻可以讓我覺得好似縮小了你我之間的距離；抬手撫弄碎在岸邊的浪花，這份守護的心意你是否會在明天高雄海邊收到呢？

佳作

海戀

商船一 A 鄭婷真

陶將：

「回憶如海，我心沉淪，再也不願找到方向……。」

最近我常常在想，是否應該跟你訴說我心中的感覺，你的接近，讓我心跳全亂，只想接觸你的溫暖。渴望與理智拉扯著我，我究竟是該跨出那一步，還是留在原地繼續保持友情，我究竟是該望著你還是忘了你……

你我之間的眼神交流透露出超出友誼的情感，你我之間的互動早已超出朋友該有的關心，是我想太多嗎？我很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因我的懦弱而不知道正確解答，我的勇敢是由我的害怕堆疊出來，我的無懼是由我的懦弱聚集而成。

「你在我心中拋下名叫愛情的錨！」

每當我心情煩悶時，你總能猜測到，你會二話不說拉著我逃離，逃離在我身邊做作的笑容，載著我到只有我們兩人的海堤，你躺在海堤上，我靠在你胸膛，一起遙望滿天閃爍的鑽石，你會笑著對我說：「我們是富有的人，所以不應該有煩惱」，然後伸出你溫暖的手，抹去在我眉間的憂愁。

你說海浪看起來像是迫不得已才往岸邊前進，事實上它可是不畏困難勇往直前，才在岸邊創造出驚豔的浪花。有你的安慰，流星的祝福，海聲的加油，再大的煩惱也會瞬間成為渺小的沙粒。

「潮昇日落，波映著你的身影。起伏追逐，那若即若離的幸福。」

當我坐在你的機車後座，那彷彿是我的專屬位子，我的雙手永遠都放在你身上的外套口袋，這是我能逃避別人眼光享受你溫柔的時光，我們沿著濱海公路，伴隨著你我的笑聲，探索一個又一個神祕風景，總不知道腳下的沙灘叫什麼名字，你說眼前的風景與身邊的人才應永存心中的，還記得我們的願望嗎？要在所有沙灘烙下我們的足跡，要看盡所有的日出及夕陽。

我們無畏夜晚的孤寂，只為求那從海平面升起的那一道曙光；我們忍受陣陣吹來的寒冷海風，只為求太陽墜入海中的那一瞬間。很多人嘲笑我們的行為，但就算是很平凡的小事，有你一起，那就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天。

「嫉妒深淵，吞沒愛情所有溫度與色彩。」

有人說吃醋是喜歡的第一步。當我看到你跟別的女生走在一起時，跟她們開心聊天，我心中竟有一種酸酸的感覺，眼前的視線也會模糊，這是喜歡嗎？我想是的！我不懂為什麼能和你聊一整夜，為什麼你會在意我又抽了哪個學伴，為什麼我難過有你安慰就不痛。這是喜歡嗎？我想是的！

記得當時我開玩笑問你「喜不喜歡我？」，你悄悄地轉頭裝傻，我瞬時想從世上蒸發，你的沉默比否認更傷。在那之後，眼淚刺殺了我的理智，模糊了我的視線，我明白如果當朋友可以當很久，但我就是貪心，貪心你關心的眼神、疼我的動作、安慰的話語，我想擁有更多。

「思念似船後劃開的兩道白浪，不曾停泊。」

夜晚打給你，是關心你；線上聊天找你，是想念你；上課坐你旁邊，是想看你。而你卻理所當然的當起海盜，只顧掠奪，不屑擁有。就算你是海盜有著自己的航向，我也會像港口的燈塔，等你有一天停泊在我的身旁。

現在的我感覺像抓不住你，但我卻又放不了手。你說愛情像泡沫，一碰就破，所以我不想擁有，但我會用盡全力來保護我們之間的泡沫，讓它成為我們幸福的象徵。或許在愛情這條路上我只是個小孩，但我會是最勇敢的小孩，我會讓你知道我有多喜歡你，只希望你給我機會成長，不要否決我為你所做的一切。

你常說我傻傻的，或許你是對的吧！

謝謝海大，讓你我相遇；謝謝海堤，讓你我逃離；謝謝海灘，讓你我散心；謝謝大海，讓我戀上你；謝謝你，像大海的你，包容我的任性，安慰我的傷心，成為我的港灣。我不後悔寫這封信給你，當時我們看完海角七號，誰也不想那位日本老師只躲在甲板上的一角，悄悄地望著友子，你說要勇敢讓對方知道，而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就算我傻，那就讓我傻最後一次吧。

羽代筆

佳作

海和鳥，天空和魚，我和你

食科 2B 李馨嶸

我將要去的國家，是一個冷到海面上都會有淡藍色的浮冰，偶爾還會有迷路的北極熊閒晃的地方。可是現在，這裡，熱的一點風都沒有。背後靠著甲板不斷地散發閑散的波長，還有一種滋滋作響的奇妙錯覺。忍不住伸手去遮，旁邊白色欄杆上的銹沾在我的手臂上，黑黑褐褐，看起來有點像九分熟的牛排，你愛吃的那種。

真的好熱，日正當中的太陽就像個廣角探照燈一樣，發白、發熱，透過臉上的竹帽縫隙，一點一點針刺一般。我只好像尋求綠洲的旅人一樣狼狽地爬進艙簷遮蔽的陰影裡，再曬下去你又要笑我是烤焦麵包了，你買的那隻憨傻的布娃娃正好就在窗邊，一臉癡呆地貼在窗戶上和我相望兩相厭。我盯著它企圖在它空白的眼神裡尋找天空的雲跡，無奈的是，它只告訴我波濤的浪過無痕，而且跟一隻娃娃大眼瞪小眼實在幼稚，所以我翻身，看海。

海很靜，靜的好像一望無際的天空，和你一樣，很遙遠。

聽起來吵雜的波濤洶湧，其實也只是引擎運轉，和輪槳拍動的聲音，規律地啪達啪達，帶起一陣陣海的香味。多希望你也在這裡，可以和你分享這種帶著鹹味的清爽，有一點曬過的棉被的味道，暖洋洋的舒適。

看著這片靜悄悄的海，我突然想起之前你說的氣話，好像是我抱怨你都不想我吧，把你給氣壞了，說：『至少我在國外看到什麼東西就會想起你；而你，就算看到我，想的還是海！』。

關於這個話題，我沒有說什麼，只傻笑帶過。我的確是個笨蛋，我怎麼不老實告訴你。

沒有你，這裡也不過就是水色的沙漠，漫無目的的藍色，好寂寞。我一直都看著她，卻從沒想過她會變的如此貧瘠，毫無魅力可言。

起伏的水面一閃一閃地反射著光，刺的我眼睛發痛，我索性躺平，看天。天空很藍，藍到我覺得我在看海。今天很空曠，昨天還有一架鐵翼鳥，拖著長長的白色尾巴橫越半球。

你是不是在那上面？跟著一起穿越、遠離。

閉上眼睛，我在黑暗中、腦海裡，尋找另外一個國度的你。

四處飛濺的水花聲，幾點鹹澀的清涼濺上我因為驚嚇而睜開的眼睛，船舷邊一閃而逝的尾巴和橘紅色的海，天哪，我居然就在船邊睡著了？幸好沒掉下去！我連忙坐起，靠著仍然微帶熱意的船艙眺望，遠遠的夕陽底下，好像有鯨魚在噴水。

大概就在我的頭邊、船艙裡、床頭櫃上或枕頭邊，你送我的那本魚啊貓啊鳥啊（註一）的小說，還在那裡，我必須承認我實在沒有動力去翻開它，雖然封底上的那句闡述愛的語言（註二）實在很對我胃口，也很切合我們的狀況，但我還是不想翻開它，和你一樣。我送你的群和海，你把海塞進行李箱裡卻沒帶群出門，傻瓜，群要先看。

你現在在哪裡呢？在九萬英呎的雲上，還是已經踩著另一塊陸地？

層層堆疊的色彩中，日光率先撤退的那半邊開始點點閃爍，如雪花散落般的廣佈、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一朵一朵地開在猶帶餘韻的紫色平原上，但我總認不出來哪一顆是屬於哪個被傳唱千載的故事。少了磚瓦水泥堆疊的不周山，仍帶著一抹霞色的天帷似乎特別容易親近，墜飾著的星芒，也彷彿隨時會輕柔地飄落，不過我沒有靜靜地伸掌等待，而是將它們輕輕撥落，如果可以，我希望現在是陰天。這樣，我就看不見那些迷惑你的眾神，聽不見那些閃閃爍爍的密碼，嘗不到空氣中帶著一點點甜味的腥鹹，更不會...

唉，睡太多果然容易胡思亂想，艙裡頭的喧擾真令人煩躁，只有一點亮光的漆黑也令人鬱結。

你是否可以在這樣的喧囂聲中，聽到海的無奈？

我突然想飛上寧靜的天空了，當我看到夜空中那兩點人造的紅光時。溫柔的星光一點、一點地沉沒，在黃色的鎢絲光暈外，化成一片柔軟的顏色，真希望哪天你也來，享受一下被星光潑灑的感覺。

兩個時間的手錶指在同一刻度，我應該睡了，而你，若是正好腳踏實地，應該起了。早安，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我們四十天後見。

註一：此指 貓愛上幸福，魚怎麼會知道？

註二：『愛是一種狀態，不是一種時態』

佳作

戀戀海角

電機 1A 謝如涵

親愛的老伴：

老伴，你在那邊過的好嗎？你可有看見我眼前這片閃耀著金色光芒的海？這個月老讓你我邂逅的蔚藍大海。你還記得你我第一次的相遇嗎？那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了，但是那天的種種我依舊保存在心裡最隱密的深處喔！

我記得那一天是個艷陽高照的日子，浩瀚無涯的大海閃耀著金色的光芒，清涼的海風吹撫著海鷗快樂的微笑，岩石上擠滿想吞嚥太陽私藏陽光的螃蟹，遊客在剛失去海水擁抱的溼地上玩耍，在岸上的你我第一次相見…。唉，成年往事就不再多寫了，畢竟心中的甜蜜滋味是那些笨拙的文字無法體會的，更何況我知道你不曾忘記過這些專屬你我二人的共同回憶啊！

老伴，你走後的這些年來雖然有兒孫陪伴著我，但是沒有你的日子快樂也不在是快樂了。就算是人間仙境映入眼簾，我的心海也不再澎湃激昂。如果真要說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景物能動搖我，我想大概也就只有眼前這片汪洋大海了。第一次的相遇是在這，結婚典禮也是在這，就連你火化後的骨灰也灑入這片汪洋，當然在我撒手人寰後也會沒入這片大海，這片海有太多你的影子，怎麼能不使我動容呢？

我真的老了，身體日漸虛弱，受點風寒就咳嗽不已，也許再過個三五年我就會去找你了。我來到這個世界也快要八十年了，有過孩童的天真，有過青少年的魯莽，有過成年人的辛苦，而今我也擁有老年人享受兒孫孝順的天倫之樂了，今生的我已經沒有任何遺憾。真要說我還想向老天爺祈求些什麼，那肯定只有向祂祈求來世的我還能與你攜手共渡美好的人生了。

老伴，你在那邊過的好嗎？我想再過個幾年你我就會再次相遇了，到時候你還會記得我是誰嗎？或許那時的你已經過了奈何橋，在橋上也喝下孟婆老奶的孟婆湯了，但是我相信你我的愛不是區區一碗迷魂湯就能使你忘卻的，對吧？

夜幕漸漸低垂，我這年老的身軀也累了，等我去到天邊的時候，你我再找個地方好好的泡杯茶聊聊我倆甜蜜的往事吧！或許下次見面時，你我都已經轉世忘卻前世的記憶了，那麼到時候就讓我倆用這永垂不朽的愛創造更多專屬你我二人的共同回憶吧！

永遠愛你的老伴

2060 年 2 月 29 日